

金瓶梅

傳外

上



金瓶梅

傳外

(上)

张凤洪 原著

西韩进廉 评点

徐文山 绘图



21217458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绘图评点本金瓶梅——潘金莲(金)、李瓶儿(瓶)、春梅(梅)三个宋代绝色女人的故事全传。书中细致地描写了她们的孽海生涯和被侮辱被蹂躏的悲惨命运。这部小说上至宫廷豪门,下至勾栏瓦舍,世态风情,一一随情节变化而展示。人物命运在血与剑、情与恨中步步展开。故事跌宕曲折,读后回味无穷,既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又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目 录

上 卷

- 第 一 回 滔滔洪水吞噬黄金庄 (1)
渺渺人生造化潘六祖
- 第 二 回 月朗星稀乘兴逛夜市 (27)
前世今生荒唐结姻缘
- 第 三 回 倍受恩宠佼佼一株丽 (53)
穷尽阴毒灼灼两绿目
- 第 四 回 思乡曲声声催人泪下 (78)
红牡丹频频受主凌辱
- 第 五 回 卜问前程乞灵王母娘 (99)
逃离火海思念旧情人
- 第 六 回 月黑风高行奸闯国闹 (116)
晴天朗日报复择婚配

2006/14

- 第 七 回 武大郎招亲轰动清河 (143)
潘金莲屈嫁传闻九州
- 第 八 回 贼心不死张大户用计 (163)
度日如年潘金莲认命
- 第 九 回 寻找亲人大宝卖钵汤 (185)
思念姐妹金莲入梦幻
- 第 十 回 披红戴花奸汉降猛虎 (205)
巧会兄长英雄遇美人
- 第 十 一 回 隐瞒真情魔鬼假慈悲 (227)
流言蜚语善男真尴尬
- 第 十 二 回 破落子弟情场失意时 (249)
铮铮丈夫山野落荒处
- 第 十 三 回 擂鼓喊冤女流争曲直 (269)
古道送别叔嫂道恩情
- 第 十 四 回 寻花问柳西门庆劳心 (289)
引狼入室武大郎附庸
- 第 十 五 回 金莲失足委身西门庆 (309)
魔鬼较量遭殃武大郎

- 第十六回 女子纯情难辨人鬼善
冤魂不远尚迷红颜命 (331)
- 第十七回 争风吃醋情斗无休止
喜新厌旧色徒有新欢 (351)
- 第十八回 玉莲告密夜敲月下门
武松报仇血溅狮子楼 (375)
- 第十九回 弱女子持刀欲了情债
大丈夫怀恨刺杀恩嫂 (399)

下 卷

- 第二十回 秋波暗送丫鬟媚其主
雷电交加弱女投至亲 (409)
- 第二十一回 图谋不轨借故唱艳曲
强说姻缘绝处识权势 (425)
- 第二十二回 妓馆谈情悔恨一念差
虎头动土大闹羞月楼 (443)
- 第二十三回 明镜高悬白昼呈礼单
闺中待嫁月夜弄琵琶 (461)

第二十四回	一见钟情相见相思苦 二套计谋谋事财色通	(483)
第二十五回	偷香窃玉太守置外室 强夺豪取陈宅遭奇祸	(499)
第二十六回	金屋藏娇新娘初受辱 雪夜梦呓悍妻再逼夫	(517)
第二十七回	丑婆列阵书房拷小厮 英雄攻城上元失大名	(533)
第二十八回	仓皇出逃堂堂留守官 含泪诉情弱弱漂泊女	(555)
第二十九回	乾明寺前唾斥多情种 太监居处窜出夜游神	(571)
第三十回	野林黄昏劫汉横利斧 闺阁黎明仇女开舌战	(589)
第三十一回	刀下留人小厮救故主 金钱交易家奴卖新寡	(607)
第三十二回	此生暂短身首两分离 何枝可依娇客为谁留	(625)

- 第三十三回 公公设局混沌下陷阱 (643)
半仙害人玄虚舞太阿
- 第三十四回 明媒正娶蒙骗虚荣客 (663)
暗地歪思觊觎新嫁娘
- 第三十五回 新婚之夜新娘再受辱 (683)
旧情缱绻窑姐肯分忧
- 第三十六回 一墙之隔居心何叵测 (703)
两厢情愿花街觅知音
- 第三十七回 夜闯民宅少妇遭蹂躏 (719)
初进妓馆牡丹却凋零
- 第三十八回 旧仇图报夜登狮子楼 (739)
红颜薄命血溅虎狼丛





第 一 回

滔滔洪水吞噬黄金庄 渺渺人生造化潘六姐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小说的开端亦然。对于小说，好的开端，能够揭示故事发展的线索，规定情节展开的途径，暗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趋势。此书开端如何，读者看了这开卷第一回自有明鉴。作者从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写起，引出主人公之一潘金莲沿着弯弯曲曲的御河河堤，开始了她漫长而又短暂、奇特而又屈辱的人生历程。其他两个主人公——李瓶儿、吴春梅，也同样是从苦难中起步，走完自己含辛茹苦的人生道路。书题《金瓶梅外传》，就是为这三位绝色的女性立传，展现她们走过的漫长而又短暂、奇特而又屈辱的人生历程。笔者有感于此，因拟《行路难》云：

路途泥泞多洼陷，天宇阴霾少晴天。

开山辟路手无力，引颈四顾心茫然。

欲渡苦海舟缺槽，将登蓬莱雪满山。
闲来扶琴写胸臆，仍是凄迷泪潸潸。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春风化雨会有时，圣火燃起盼涅槃

那是北宋政和年间，（政和，宋徽宗赵佶年号之一，政和年间，即公元1111年至1117年。）初秋的一个夜晚。

象往常一样，天一落黑，黄金庄就死一样沉静，没有声响，也没有灯光。疏疏落落的房屋象一座座坟茔隆起在地平面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带着痛苦的呻吟，进入了懵懵懂懂的梦乡。（此段写夜之沉静、人之沉睡，正反衬下文所写暴雨的疯狂肆虐和黄河泛滥的惊人惨状。）

突然，一股狂风凄厉地呼号着，从村庄的上空掠过，摇撼着沉睡的大地。高高的白杨树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多年陈积在房梁上的尘土，簌簌地纷落下来，盖在一张张从睡梦中醒来的面孔上。人们惊恐地睁开了眼睛，在黑暗中谛听着野兽嚎叫般的风声。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雨腥味，从门缝、窗缝、一切缝隙间钻进来。

“啊，要下雨了。”老人们嘟哝着说。

今年的雨水多，从入夏以来就没有停歇过，所以人们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怀有些许的慌张。然而这场未引起人重视的暴雨却无休止地下起来，从傍晚一直下到天亮，整整下了一夜，火蛇在铅灰色的天空上乱舞，霹雳在树梢上炸响，雨注象无数凶狠的鞭子抽打着大地。它们仿佛是一群魔鬼，为了要撕碎世上的一切，而疯狂地显示着自己的淫威。

大约在五更天的时候，西边并不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沉闷的轰响，接着在纷杂的声响中，又响起了急促的铜锣声。想必是那面铜锣不堪忍受凶猛的敲击，早已破碎了，所以那声音象刀子似地钻进人们的心里。

“黄河决堤啦，黄河决堤啦——”伴着破锣的声响，是那敲锣人沙哑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呼喊。

住在黄河北流东岸的黄金庄的村民，没有比听到“黄河决堤”的消息更恐慌的了。尽管官府打着治理漕政的旗号，搜刮了百姓大量钱财，但人们对那骗人的把戏从来没怀过任何希望。（据史料载，北宋时期，黄河两次大决口。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决堤，淹没沧、瀛二州。官府以治理漕政之名，行搜括百姓之实。更有甚者，将黄河淹没过的土地全部作为无主土地没收为“公田”。）现在，真的黄河决堤，他们怎么能不慌张呢？然而晚了。

从黄河北流奔腾面来的洪水，哗哗地轰响着，象无数条翻滚跳跃的巨龙，瞬息之间就把小小的尚在风雨中飘摇的黄金庄吞噬了，把它变成一个水茫茫的世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房门，房屋就象狂涛中的小船，晃动起来，接着“呼隆”一声塌陷了，被洪水裹挟着流向远方。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在房屋行将瓦解的当儿，潘妈妈胡乱地喊着她六个女儿的名字，然而没有一个女儿应声。一切都随着水流卷走了，连她们的声音也没有留下。潘妈妈绝望地坐在旋转着的水涡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天哪，我不活了……”

她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神给她套上绳索，牵她到冥冥的天国里去。洪水并没有给她一刻安静时候，而是一下子把她

送到一个几丈高的波峰上，然后又把她狠狠地跌进波谷。带着她所熟悉的泥土气息的浊水，呛进她的口中。那滋味是苦涩的、窒息性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是潘妈妈并不挣扎——

一旦六个女儿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重，好象喝进去的不是水，而是黄沙和泥土，使她不断地下坠。就在她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时候，水波中一个幼小的身影哗哗啦啦地向她游来，把一块木板塞在潘妈妈的身下。（“幼小的身影”是谁？伏笔，悬念。让主人公如此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抓住，抓住呀——”童稚的大声的呼叫。

潘妈妈睁开了昏昏沉沉的眼睛，黑暗中她看到了两颗闪烁的星星，冲着她一眨一眨的。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遥远。刚才那声呼叫，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不知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驱散了潘妈妈求死的欲望，她顺从地并且是狠狠地抓住了那块木板。（几笔白描，何等传神，从潘妈妈的视听中写出，如见如闻。）

那小小的身影与潘妈妈一起顺流而下。突然一声闷响，她们撞到一个耸立的木桩上。木板飞走了。潘妈妈本能地抱住那截木桩，一直到洪水远去。

天亮了。雷电、暴雨都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洪水也不知去向。只是把它劫后的原野裸露在清晨的霞光里：折断的树木、房屋的废墟、连根拔起的庄稼、泡胀了的人与牲畜的尸体……象炫耀洪水的功绩似的，陈列在泥泞的蒙着一层白色泡沫的大地上。静静的，既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半点生气。霞光好象怜悯的天使，给它们镀上了五彩纷呈的花边。

低凹处，一洼一洼的积水犹如一面面铜镜闪闪发光。黄金庄差不多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垣，茅草瓦砾，一片狼藉。活着的人陆续回到村里来了。他们有的默默地垂泪，哀叹命运多蹇；有的坐在遭灾的田地上哭泣；有的呼儿唤女，寻找亲人，于是一具具尸体旁边渐渐响起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一个年轻的女人，不知是失去了丈夫还是失去了孩子，披头散发，奔向黄河北流，然后一跃跳进黄浪滔滔的河流里……（洪水后的惨状，目不忍睹。有静有动，死寂中尚见活气，更见死寂。）

潘妈妈好不容易才睁开酸涩的眼睛，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然而她首先发现她所抱住的不是木桩，而是一棵折断了的白杨树。她的双腿不知何时搁在了树杈上，松开手也不会掉下去了，她甚至轻松地叹了口气，紧抱树干的手慢慢松开了。她那迷迷糊糊的意识里甚至嘲笑自己怎么会爬到树上。

“要说爬树，俺那六姐象猴儿一样。”

六姐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姑娘。上树逮知了、掏鸟蛋、摘桑葚、敲红枣儿，秃头小子哪里如她？有一次，水筒掉进深井里，大人望了望黑黝黝的井底不敢下，六姐从人胳膊窝下钻出来，说：“你们一边去，我下！”她抓住辘轳绳下到井里，硬是把水筒捞上来了。这妮儿，贼大胆，什么也不怕！夏天里，她瞒着爹爹和妈妈，和一群秃头小子一起，在村西的御河里游泳，那群小子们竟远远地被她抛在后头。潘妈妈曾经看见她那闪烁着兴奋目光的眼睛，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六姐的形象是在潘妈妈“迷迷糊糊的意识”里出现的，然而又是那么清晰：顽皮、胆大、要强。这一切都凝聚在她那“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似的眼睛里。六姐的形象从潘妈妈的“意识流”泛出，又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而成。）

第一回

潘妈妈想到这儿，禁不住自豪地微笑了。可是，当她那荡开的笑纹还没有完全扩散开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在她的对面有两颗似乎是被湿雾笼罩着的星星。她定睛一看，不禁脱口叫了一声。

“六姐！”

“妈——”六姐哇的一声哭起来。

六姐坐在一根细细的小树枝上，久久地凝视着妈妈，及至妈妈睁开眼睛，她就抑不住地啼哭不已。她身上全湿透了，衣服软塌塌地贴在幼小的身子上，脸色苍白，头发一绺绺地粘在一起。潘妈妈的神志这才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昨夜的雷电、暴雨和洪水，想起了她在漩涡中盘旋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和那条救命的木板……

潘裁缝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在县里王招宣府上作活儿。（宋时无此官职。明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使司、宣抚司和招讨司，其长官分别为宣慰使、宣抚使和招讨使。民间称这类武职士官为招宣。历来野史多有此种笔墨。）府上的林太太说他的活儿考究，式样新颖，从太太到丫鬟的穿戴都请他去做。那天夜里，当暴风雨一直不停，接着传来黄河决堤的消息时，潘裁缝首先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她知道小小的黄金庄是经不住洪水冲击的。它比不得县城，县城有两道城墙足可以把洪水阻隔开来。他发疯似地从王招宣府上跑出来，直奔北门。然而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黑洞洞的拱道里，堆满了沙袋。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

守城的军卒发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

“你他妈的找死啊！”

“长官，放我出去。我家有一个妻子六个女儿啊……”

“哈哈，认你为泰山（旧时对妻父之称）吧！”

“你们就没有妻子？竟出污言垢语？”

潘裁缝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隆隆轰响的洪水猛烈地冲击着城门，每一次冲击都好象是大锤砸在他的心上。妻子、女儿在洪水中挣扎的景象轮番在他眼前晃动。

“不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他大嚷大叫。他不顾一切地从拱洞里向外拽沙袋。他两只眼睛红通通的，样子十分怕人。然而，军卒恶狠狠地走过来，骂了一声：“你找死啊！”接着，用枪在他身上戳了一下。潘裁缝惨叫了一声，倒在血泊中了……

第二天中午，开城门的时候，潘裁缝才被闹闹嚷嚷的喊叫声吵醒。屁股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了，粘在裤子上。他忍着剧痛，扶着拱墙，走出城门，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沿着御河河堤向东北方向走去。从清河县城（北宋时，清和县河北东路恩州，即今河北省清和县。旧城已废，今在葛仙庄。）到黄金庄虽说只有五里地，但潘裁缝整整走了一个下午。道路泥泞，一步一个深坑。

潘裁缝一面走着，一面想他的亲人。妻子只有三十六岁，但生活艰难，孩子又多，为生活所累，已经满脸皱纹了，这几年不知不觉两鬓已爬满银丝。她差不多很少有笑容，别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然而只有他从外边回来，把挣来的银两塞到她怀里时，她才将满脸皱纹荡开了，笑得十分开心，好象